

# 生命之舞

## ——观建水“芒鼓舞”有感

◎邵定丽

初知“芒鼓舞”，工作不过1年有余。清晨，阳光透过那面迎光而舞的鲜红旗帜，照进党校二楼唯一敞开且正对鲜红旗帜的窗户，远远望去，一群人的围观映入眼帘，我想要透过人群缝隙瞄看这一群人都在围观些什么？依稀可见头戴黑帽、身穿红黑相间民族服饰的两个瘦小男人在中间，一人拿着芒、一人抱着鼓，一边为人们表演，一边洋溢着欢快的笑容，仿佛这就是他们的绝技，这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舞蹈，透过这舞蹈，仿佛能看到他们瘦小的身躯中蕴含的生命之力，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胞都在展示舞蹈的生命之美、力量之美。

带着一脸茫然与无知，我便向周围人打听，才知道这是建水的“芒鼓舞”。舞蹈是这么的美、那么的有力量、那么的有生命、那么的有活力。仿佛，观看过此舞蹈，世间一切都有了韵律，有了生命、有了力量。带着这份好奇与热爱之心，我查阅了芒鼓舞的起源与含义，并走访了“芒鼓舞”起源之地——建水坡头。我愿称建水“芒鼓舞”为生命之舞，这与“芒鼓舞”的起源及含义紧密相关。

建水“芒鼓舞”最初是哈尼族为了祈求五谷丰登、人丁兴旺而跳的舞。“芒鼓舞”，言外之意，即有的用芒鼓伴奏，有的则直接用芒鼓作为道具，边敲边舞，哈尼族称作“鲁堵堵賒除”，意思是“跳鼓舞”。这种“跳鼓舞”在哈尼族语言中也被叫作“侗尼尼”，译成汉语叫芒鼓舞。舞蹈中，几个强壮的男子使劲而有节奏地敲着锣、打着鼓，其他的人在中央轮流跳舞，舞蹈动作多种多样，随时变化，分为男式动作和女式动作。男式动作具有威武激越的风格，使人有一种气魄和力量感；女式动作是手拿两根约半尺长的小木棍，婀娜、轻松、优美，给人以舒畅、愉快的享受。此外，单人舞、双人舞和集体舞，各种舞蹈的基本动作相同，但细节上各有差异。基本动作是：一脚前伸，膝盖，脚尖点地，跳舞时常常往上提起，小腿弹动；另一脚半蹲，臀下坐，双手交替上下，蹲下时掌心朝外，手挨身体，从胸前斜下至腰侧。起立时手臂稍开放，环至胸前。上身随手臂的舞动而扭动。臀部左右摆动，幅度大，富有弹性，可谓夸张而自然。

可以说，“芒鼓舞”中的“扭身”和“摆臀”是“侗尼尼”的风格和特点，身体在扭动中保持起伏，还有用双手手背击鼓、后仰身击鼓和跳起后手背从抬起来的腿下击鼓等，总之，舞蹈表现出“下稳上活”“扭身起伏”的风格特点。所谓“下稳”，指跳舞时下身动作沉稳，而且稳而不死、稳中有活。这个“稳”，凝结着哈尼族长期艰苦劳动的功力，“上活”指上身的扭动和手臂的舞动既有规律、有力度，又自如协调。“扭身”起伏，既为“侗尼尼”的主要风格之一，又是“芒鼓舞”的主要动力特征，“扭身”也和“摆臀”一样粗犷而又柔和，犹如泥鳅扭动腰肢。“起伏”虽是哈尼族舞蹈的共性，但“侗尼尼”中的“起伏”却又有自己的特点，即“起”多为轻拍，而“伏”则多在重拍上，显示出重心下沉，动律向下向两边的特点，表现出一种古老、深沉、质朴、粗犷的动律和风格。

建水“芒鼓舞”的伴奏乐器是铜芒和牛皮鼓，舞蹈动作一是一，二是二，节奏感十分讲究，即要显示出节奏、力量和刚柔的美，跳的过程中，全身无一处关节、无一块肌肉不在颤动，手臂和肩、腰、臀、腿、脚齐用力，动作深沉粗犷，刚健柔韧，感情纯朴真挚。或许，这就是属于建水“芒鼓舞”独有的美感，今天的我们，或许真的需要这种有生命、有力量感的舞蹈，这种舞蹈中蕴含的生命之力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其重要作用，是很值得传承与发扬的。

### 山河见证·绿美红河

## 柔水灯影里的滴水苗城

◎曾毅

宿居滴水苗城已久，总以琐事繁忙为托词，未曾细品其美。想起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诗句，不免心生愧疚。秋天的夜略带凉意，高大乔木的黄叶在灯光下飘落，宛如万千蝴蝶起舞，灯光里的苗城静中有动，如梦如幻，让人不敢用拙笔有损其风姿。

从酈水寨走出，月牙湖沿湖带闪烁，似一弯明月嵌在苗城。城门在灯光下雄伟绚丽，高高刺向天空的牛角刻着花纹，角环泛着柔光，旁边依偎着淡黄色芦笙。这苗族图腾让人想起暮归图：牧铃轻响，芦笙悠扬，夕阳下远山苍翠，牛背上牧童笑靥天真，归鸟婉转，村寨炊烟与山雾相融，村口老者盼着儿孙归巢，一派宁静恬淡。

城门前方是日月广场，广场旁弧形回廊具古典风格，是迎客之所，夜色里灯色变换，如亭亭裙摆，火红灯笼沿廊排开，衬出苗城的热烈祥和。苗族好客，凡怀善意而来者，总能获美酒款待。

走进苗城往左，便进入滴水寨与民族风情一条街。滴水寨原是滴水乡政府旧址，因城镇发展并入玉屏镇。其名源于滴水瀑布，这瀑布常年流水，得益于发源于大围山的牧羊河与凹曼河，两河在苗城汇聚，穿城而过，最终经月牙湖形成瀑布。

沿风情街前行，到了苗城中心——苗王府。它依山傍水，背靠青山，面向牧羊河，是苗城最高建筑，顶层可俯瞰全景。夜晚的苗王府更显肃穆，厚实石墙、米黄墙面、棕色廊柱、小巧的吊脚楼与腾空的小青瓦屋檐，透着历史厚重感，引人入胜民族过往。苗族源于远古，传说祖先是蚩尤，部落争斗败于黄帝后南迁，在南方山区定居，部分迁至东南亚。迁徙史虽悲壮，却凭农耕文明繁衍生息，饮食、医药、服饰等习俗至今可见。

苗文化中心是展示苗族历史、经济与文化的核心，整个苗城以“一心八寨”布局，是屏边县的亮丽名片。建筑融合小青瓦、吊脚楼、苗族图腾等元素，寄寓着这个古老民族对未来的希冀。

苗文化中心正面对苗历广场，隔河相望，是举行祭祀与篝火晚会的场所。牧羊河流经此处形成河湾，水从梯田状瀑布而来。梯田灯光按白、蓝、黄、红变换，展现苗族顺天道的农耕智慧与不屈特质，也呈现四季轮换。

河湾浮雕精妙，展现苗寨日常：男人们劳作，牧童骑牛过溪，妇女在河边浣纱。古代苗族妇女巧手自制服饰，浮雕中浣纱女似在准备“花山节”盛装。广场一角，一家人围坐在火塘旁的雕像，让人想起陶渊明笔下的田园恬静。

走过梯田瀑布，临水寨映入眼帘。它依山而建，房屋层叠，窗中灯光如繁星闪烁。风情街一侧商铺林立，另一侧牧羊河静静流淌，水面倒映着夜景与星月，水天一色，美得难以言表。河上水上栈道供游客与河水亲近，漫步时偶遇拍照的游人，让人想起卞之琳“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的诗句。

栈道尽头有座水磨状拦河坝，圆形的石磨齿痕清晰，水流冲击下似在转动，溅起的水花如白米粒，许是苗族对五谷丰登的期许。抬头可见风雨廊桥，具中国古建筑风格，廊上长椅供人休憩，桥下牧羊河形成断崖式瀑布，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势。

廊桥上游是玉水寨，被打造成商业区，清一色的三层苗式小楼，底层商铺供应各式商品与小吃，满足各地游客需求。寨尽头，一座断桥跨河而过，流水漫过鱼鳞状水隔，灯光下似金色鲤鱼跃龙门，寄寓着苗族对未来的期望。

越过断桥到玉零大道，车辆往来不息。正想领略对面汇水寨、云水寨与斗牛场的景色，薄雾从山坳飘来，苗城似披上薄衣。时已夜深，便恋恋不舍地归家，怀揣着柔水灯影里的苗城入梦，盼着明日朝霞满天。

### 人文记忆

## 西二古井

### 解渴的乡愁

◎黄光平 文/图

弥勒市西二镇行政中心所在地西龙，一个水汽氤氲的地名。乌蒙山云岭山系降云露余脉一路波峰浪谷、壁立千仞逶迤到西龙一带，在城子山昂头雄起的脚下，舒缓出一片岭环山绕的斜坡平坝，俨然一把“交椅”坐卧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

西龙以西，大垭口如在突兀耸峙的山脊劈开一道豁然打开的山门，但见险峻的沟谷深处，南盘江以奔腾之势挥舞着激流的快刀劈开一条出路由北向南浩荡，吸引着以西龙为中心，东西南北397.5平方公里地域内随山势沟壑流转跌落的溪流，左弯右拐欢腾着汇入南盘江。溪流在西二大地上留下了三道水、四道水、依娜河、西洱河、大冲沟、龙潭河、岔河、小河等季节性的涧溪河流，也由此在西二大地上留下了西龙井、架来得井、鱼他得大井等古井。

西龙，彝语汉译“西”为树，“龙”为城，即城边树多之地。从彝语理解，联想到西龙背靠海拔2147米的城子山，西龙建置之初，便以“树城”自居。远古时候，西龙这片呈斜坡状的山间小坝子，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芦苇，芦苇间汩汩涌流出清澈的三股水，古人认为三股水是一条龙所出，分为龙头、龙身和龙尾。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洪武年间，迁徙而来守“城”屯田的汉族人，把芦苇占据的地方开垦为良田，将几乎在同一水平线的出水点开凿成三口井，即村南的大水井、村北的吊井、村中的绞井。

大水井地势较低，水源旺盛，可用桶、盆、瓢直接取用。涌溢出石砌围栏的井水，则流经青石支砌的水槽，自流灌溉低凹处的田地。居民每天自在地在水槽边洗菜洗衣物，让外乡人羡慕不已。

村北的井称吊井，水位较深，古人打磨石块和整块圆形巨石支砌井沿，要用绳索吊桶取水。村中的绞井地势稍高，水位亦深，古人照样打磨石块和圆形石井沿围砌而成，使用绳索吊桶向深处下滑才能取到水，后来，为方便取水，村里在井沿上方安装手摇铁制绞车取水。天长日久，石质坚硬的井沿被用吊桶取水的绳索硬生生勒出了一道道深深的绳痕，印记着西龙的沧桑岁月。

架来得古井，地处南盘江西二镇过境段一座高山之上的架来得村。井深18米，青石井沿围栏直径1.5米，绳索吊桶取水时勒出的印痕深达5厘米，古井历经数百年沧海桑田，开凿至今仍在用。架来得古井水质清冽，水味甘甜，村人说：“古井打水喝，点滴润心窝。”

鱼他得是我的老家，坐落在西二镇与华宁县盘溪镇接壤的群山之巅，400多年来，一代接一代乡亲围着一个堰塞池塘做家生息。在古称大寺的小学校门前，有一口大井，是古人在季节性涌泉处往地下挖掘，拓宽，四周码叠层层条石，支砌下井台阶的露天井。大井丰水时节漫流溢向低处的稻田和池塘。

在我的记忆中，鱼他得村100多户人家，一早一晚争先恐后挑着水桶或铁皮桶走过窄窄弯弯的田埂，到大井取水。大井边生长着一棵苍老的棠梨树、几棵虬枝苍凉的紫薇树和万年青树，每年三月，盛放的棠梨花如瑞雪纷纷扬扬地飘落在大井。清澈见底的水面，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取水的人们不兴将雪白的花瓣晃开，偏着桶舀下去能取多少就挑回家多少，桶里的水在棠梨花瓣轻覆下一路恍惚荡荡进屋入室，沁凉劳作归来的飘飏，沸腾暖意洋洋的炊烟。

古井是西二的一张名片，是清凉解渴的乡愁。近年来，西二镇着力古井修缮和保护工作，在西龙保留古井巷、古井台的同时，命名了一条古井街，为久远的山地水文化添色增彩。

数百年过去，西二古井依然汩汩涌流，流淌成西山之上一首岁月的长歌，守望着西龙古镇悠悠的岁月。



### 诗红河

## 浪漫开学季

◎邓荣河

### 开学啦

懒散的日子  
悄悄被八月收集  
九月的阳光  
总是井然有序  
校园里的一株株白杨  
一齐热情地鼓掌  
欢迎返校的学子  
把新的梦儿开启

散着油墨香的新课本  
九月里的第一份厚礼  
黑板擦去旧日尘灰  
写下崭新的课题  
操场上奔跑着矫健  
那是青春的最美印记  
老师眼中的期待  
如星光点亮晨曦

### 启航

一个个美丽的希望  
投身知识的海洋  
铃声就是命令  
共同相约启航  
师长是精明的舵手  
时刻掌控方向  
躲过无形的暗礁

冲击多变的风浪

能够成为水手  
时代赋予的荣光  
奋斗是鼓满的帆  
理想在浪尖上闪亮  
书本垒成甲板  
智慧铸就船桨  
驶向一个又一个彼岸  
拥抱世界的宽广

### 约定

带着父母的叮咛  
共赴九月的约定  
书声琅琅的校园  
到处都有美丽风景  
诗文陶冶情操  
科技激荡心灵  
沉醉于金色的摇篮  
奔赴如诗如画的人生

晨光擦亮窗棂  
笔尖与梦想悄然相拥  
跑道丈量热血奔涌  
汗水折射出七彩霓虹  
知识叩响未来的门扉  
日子悄悄记录永恒  
互帮互助成为常态  
生动之外的生动

## 夏夜的“炒豆虫”



◎童石磊

暮色似浓稠的墨汁，悄无声息地晕染了蒙自的天空。我站在四嬢家的院子里，静静地看着，天边一朵朵晚霞将最后一抹胭脂揉进了黄昏，院角紫薇花簌簌抖落紫纱裙裾。风从远处吹来，蝉鸣忽然稀疏下来，像被谁剪断了琴弦。

母亲的到来，宛如一阵轻柔的风，悠悠地吹进我略显单调乏味的生活。她从建水老家带来了我钟爱的蓝莓和点心，还有那满得快要溢出来的牵挂与疼爱。晚饭在四嬢家热热闹闹地开场，四嬢四叔精心烹制了一桌丰盛佳肴，大家围坐在饭桌旁，欢声笑语如同欢快的溪流，潺潺流淌。母亲不时为我夹菜，那关切的眼神，犹如温暖的阳光，洒在我心间。她絮絮叨叨地询问我工作是否劳累、饮食是否可口、住宿是否习惯。这些看似烦琐的话语，此刻却如同一股温热的暖流，缓缓流淌在我的心田，轻轻驱散了我独自在外打拼积攒的疲惫与孤单。

饭后，我们收拾碗筷，洗完手，四嬢提议：“走吧，去公园转转。”母亲笑着点头，我也欣然应允。

一脚踏入公园，仿佛步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夏日的夜晚，褪去了白天的炽热，微风轻拂，送来丝丝缕缕的凉爽。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气息，混合着泥土和花香，令人心旷神怡。公园广袤无垠，一眼望不到边际，道路两旁栽种着各式各样的花草树木，在路灯柔和的映照下，尽显生机勃勃之态。

我们沿着公园的小径悠然前行，一路上谈笑风生。远远看见前方一棵缅桂花树下聚满了人，他们有的提着LED灯，有的拿着手机照明，灯光和手机的光束交织在一起，照亮了树叶。好奇心作祟，我们不由自主地走近，原来他们是在捉炒豆虫。只见那些光斑所到之处，青翠的缅桂花叶簌簌翻动，黄褐色的炒豆虫，静静地趴在树叶背面，偶尔挪动一下“短肥圆”的身躯。人们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捉进塑料袋里，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

看着这熟悉的场景，我的思绪如决堤的潮水，瞬间被拉回到好多年前，那个在建水小镇糖厂的夏夜。

那时，我家居住在糖厂生活区。每到夏天，糖厂文化室旁的缅桂花树上便会爬满许多炒豆虫。父亲总会在晚饭后，牵起我的手，带我去捉炒豆虫。他一手持着手电筒，一手紧紧牵着我，我们穿过厂区的广场，月光漫过糖厂高耸的烟囱，将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缅桂花树下的父亲身影显得格外高大，他穿着白色的的确良衬衣，手里拿着自制的强光手电筒。“跟着爸爸，小心，别摔倒。”他总是这样叮嘱我，父亲目光专注地寻找着炒豆虫的痕迹，寻着缅桂花沁人肺腑的香气，轻轻拨开茂密的缅桂花叶，仔细地翻看缅桂花叶的背面，一只只黄生生、胖嘟嘟的炒豆虫常常会趴在其上，一旦发现炒豆虫，他就会小心翼翼地伸出手，两根手指轻轻一捏，交给我放进随身携带的小盒子里。我蹦蹦跳跳地跟在父亲身后，每从父亲手里接过一只炒豆虫，仿佛是接过一件珍贵无比的宝物，满心都是欢喜与好奇。炒豆虫6只小爪子细密地挠着我的手掌心，麻麻酥酥、痒丝丝，惹得年幼的我昂着小脑袋“咯咯咯”地笑。那时候，捉炒豆虫于我而言，是天下最开心的事情，因为能和父亲相伴，享受那段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

回到家中，母亲会将炒豆虫先养上两日，让虫儿清清肠胃，然后再细心地将炒豆虫清洗干净，揪去硬壳和翅膀，放入油锅里煎炸。不一会儿，厨房里便飘出阵阵诱人的香气，馋得我口水直流。炸好的炒豆虫，色泽金黄耀眼，外酥里嫩，特别是饱满的腹部，一咬就会在口腔里爆开醇厚的滋味，丰富的蛋白质焦香混合着淡淡的缅桂花的香甜，在舌尖炸开成烟花，确实是一道令人垂涎欲滴的下酒菜。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品尝着这道美食，欢声笑语充盈了整个屋子。

那时的日子简单而快乐，糖厂生活区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我和父亲的足迹。缅桂花的香气、炒豆虫小爪子的挠动、父亲温暖的手掌，构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此刻，我站在公园的缅桂花树下，望着眼前捉炒豆虫的人们，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和父亲。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我离开了故乡，来到蒙自工作，成了一名“蒙漂”。父亲也在岁月的长河中渐渐老去，脸上的皱纹如沟壑纵横交错，头发变得花白稀疏。尽管我时常会打电话回家，问候父母，却很少有时间陪伴在他们身旁。

生活恰似一段漫长的旅程，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过程中，追寻着新的风景，邂逅着不同的人 and 事。夜色渐浓，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用心感受着那份熟悉的温暖。我深知，无论未来的道路多么漫长、多么崎岖，只要心中有家、有亲人，就永远不会迷失前进的方向。我也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多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伴父母，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绝不让自己留下遗憾。